

對吳哥建築雕刻的污名化及去污名化

嚴智宏

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摘要

吳哥帝國創造了很可觀的建築雕刻，吳哥寺及其周邊遺址業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然而數百年來它們常被中國人看輕，近代則常被歐洲人貶低，指其神秘莫測、匪夷所思、充滿了不可知之謎，其在 15 世紀後被世界遺忘，多虧外人遠渡重洋而至、在叢林裡「發現」了它們，才使其重見天日。本文分析上述對於吳哥遺址之偏見與污名化之說詞，指出那些說詞源自中華帝國霸權對周邊民族之貶抑、及近代的「歐洲中心論者」對邊陲文明之懷疑及否定。本文進一步為吳哥去污名化，說明吳哥的建築雕刻是歷代帝王為統治國家而興建的，亦即巨大恢弘的建築是用以呈現其宇宙觀，精緻細密的雕刻是用以崇拜神明及帝王。自 20 世紀中葉以來，污名化的現象已大幅改善；國內相關的研究不多，因此本文可作為日後繼續深化之基礎。

關鍵詞：柬埔寨、高棉、吳哥、污名化、去污名化

壹、緒論

吳哥 (Angkor) 是柬埔寨 (Cambodia) 歷史上最雄偉、最寬大也最精美的古都。吳哥遺址位於今天的暹粒省 (Siem Reap)，分布於大約 400 平方公里的空間上，其主要的遺址是高棉 (Khmer) 吳哥帝國於 9 到 15 世紀間 (Coedes, 1968; Chandler, 2008) 在暹粒省所興建和整修的宏偉寺廟、無量無數的雕刻、多功能的水利建設 (如水庫、運河)、暢達的道路工程 (Higham, 2001) 等。其著名之遺址頗多，包括吳哥寺 (Angkor Wat, 1113-50)、吳哥王城 (Angkor Thom)、女王宮 (Banteay Srei)、塔普倫 (Ta Prohm) 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吳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遺址、無可爭議的藝術傑作，其體現了文化、宗教及象徵意義，具有很高的建築、考古和藝術價值，見證了一個非凡的文明；職是之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2 年把吳哥遺址群列入世界遺產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23)。此外，吳哥遺址也經常被稱為「世界奇蹟」之一 (*The Guardian*, 2007)。

雖然如此，但 20 世紀中葉之前，不少人對高棉吳哥的文明有所誤會，甚至予以污名化。那些誤會或污名化，經不起學術眼光的檢視；換句話說，如果對照當今學界對吳哥文明的研究成果，則那些負面評語可謂千瘡百孔。例如，曾經有人說，吳哥王朝充滿了神秘、不可測的內容，他們以恐怖的蛇為偶像崇拜的對象；也有人說，吳哥建築應該是移居到東方的猶太人所興建的，理由是那麼落後的柬埔寨人，怎麼有能力在幾百年前蓋出那樣雄偉精美的建築？還有人說，巧奪天工的吳哥寺，其實是中國的魯班 (大工匠) 跨國前往建造的；再如，複雜嚴密又古老的吳哥文明，可能是外星人所創造的吧 (詳如後文)。簡言之，縱使世上許多學術研究已經證明，吳哥的建築出於人類之手、吳哥的浮雕是凡人所刻的，可是依然有不少人相信：應該是某些神聖、不可知的外來力量，於數百年前在吳哥伸出巧手。以上情況，也許源自道聽塗說或特定心態。

這裡先定義幾個相關名詞。一，柬埔寨是國名，在該國多次改朝換代、改國號或換政府後，這詞通常仍留在國名裡。高棉是族群名，其在東國佔大多數，其精神及物質文明蔚為該國的主流。二，本文所說的污名化，偏

向社會領域，也就是社會污名。意思是指在某社會中的群體，基於不公平不正義的理由或「標準」，針對某客觀人事物所具有的特徵，施加負面評價、予以否定、不予認同，還試圖將「某客觀人事物」與「該客觀人事物所不具有、也不想要的特徵」予以連結，並貼上相關標籤。這可能會導致某些後果，諸如疏遠、排擠、限制其各種機會、剝奪其應有的權利、邊緣化等。上述的理由或「標準」種類頗多，如地域、種族、膚色、性別、宗教、階級、職業、年齡等等不及備載。如果一個群體被這樣標示或註記了（也就是污名化），則該社會中的人群或許也將認為，真實的情況就是如此，亦即「被污名化的客觀人事物」確實就如那些標籤所示的。然而，在某社會中被認為不合宜的人事物等，在另一個社會中可能是合宜、常態甚至是吉祥的。當某個社會對某些人群予以歸類並貼上標籤時，那些被貼標籤者將會受到歧視（Jacoby, et al., 2005）。由於已經作了區分，因此就會出現至少兩個粗分的群體，一群是污名化的施加者，另一群是被污名化者。在關係上，由於施加者擔憂本身的地位、身份、利益、資源或權力等各方面受到威脅或挑戰，於是對其他群體產生負面的意念、言詞及行為等，試圖予以醜化、中傷等（關於去污名化的部份，請參閱第參節）。

本文之目的在解析中國及歐洲過往對吳哥建築雕刻的負評，而非認為無人對吳哥有任何好評。本文既未拒斥「世上對吳哥有好評」之可能性，也未排擠「對吳哥的肯定」之空間。實際上，本文第一段即開宗明義寫道，聯合國業已承認吳哥在文化藝術上的造詣，指其見證了非凡的文明，是為無可爭論的傑作。而且，百年來在各國學者「大隊接力式」的努力下，吳哥的成就一點一滴、一尺一寸被世人所瞭解和欣賞。同時，本文在解析及說明吳哥的建築雕刻時，援引東西方諸多研究成果，那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對於吳哥文明都給予高度肯定。因此，本文聚焦於解析中國及歐洲對吳哥的污名化，而非以為世人向來對吳哥都只給予負評。

這裡舉日本為例。日人敬重吳哥文明，除了曾有一些人錯置了時空、把吳哥寺想成祇園精舍（那是佛陀後半生講經說法之處，位於恆河流域）之外。日本曾鎖國，17世紀上半葉時對東南亞所知仍有限，有些航海者以為吳哥寺是精舍的遺址，還留下「祇園精舍圖」，該圖的佈局就同吳哥寺那

樣（石澤良昭，2000：85-87），幾乎如出一轍。現代的日本學界用心於理解吳哥文明，不持偏見也不予輕視，這應該與以下原因一相關知識生成的時空背景一有關：日本在二次大戰時與東南亞多數國家有直接的連結（包括佔領柬埔寨），戰後試著藉由賠償以重返國際社會，並於 1960 年代起正式進行海外開發援助以改善對外關係（吳佩殊，2006），又引進東南亞移工協助日本產業發展，以上莫不與東國有關。既然有關而且關係緊密，則理當研究，包括研究其歷史文化，尤其吳哥文明，那是東國最重要的藝術遺產、精神象徵。

貳、關於污名化

一、中國文獻

現存關於吳哥文明最早、最詳細之文獻，是成於 13 世紀末的《真臘風土記》；典型的污名化之例證可在裡面找到。例如，「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許多中國或華人讀者一看見「魯般」兩字，即望文生義、聯想到「魯班」，也就是想起春秋時代的大工匠公輸子¹。亦即華人可能看到「魯般」就一詞，就認為精美絕倫的吳哥寺乃是中國的魯班前往興建的。實際上，這種解讀是謬誤的：一，其年代有問題。魯班是西元前 5、6 世紀的人，而吳哥寺是 12 世紀興建的（Coedes, 1968），兩者之間至少有 1,500 年的距離，差距甚大。二，空間有問題。魯般是春秋時代魯國的大工匠，當時的交通條件遠不如紀元後便利，交通工具當然也不能與現代相較，因此其活動範圍很有限；至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位大匠曾以飄洋過海或翻山越嶺的方式、到過東南亞（例如柬埔寨／真臘），遑論動手

¹ 魯班（西元前 507 年～？）的真實姓名難以確認，且眾說紛紜；有人指其姓姬，也有人說他姓公輸，單名班，又稱為公輸般、公輸子。《孟子·離婁篇》言，「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墨子·公輸》也稱其為公輸子；《後漢書》則稱他為「公輸班」。大抵來說，很多人認為魯班姓公輸，單名「般」或「班」字；由於他是魯國人，因此被冠上地望「魯」。「魯班」或「魯般」是他流傳最為廣泛的稱號，甚至常被誤會為其真正的姓名。

興建或監修吳哥寺。又如，《真臘風土記》還記載：吳哥王城外石塔山，「俗傳魯般一夜造成」，華人可能也將它解讀為公輸子又動工營建了。諸如此類的傳說，基本上都是中國古人藉著傳譯而穿鑿附會或造假之詞（楊武泉，1999：84）。

必須說明的是，《真臘風土記》裡所稱的「魯般」，實際上是指印度文化中的神工巧匠毗濕奴卡曼（Vishnukarman），而非春秋時代的魯班。「魯般墓」所指的，是在吳哥帝國時，由毗濕奴卡曼那樣的神工巧匠所造的陵墓。也就是說，在地人士對吳哥寺非常尊敬，認為它造詣非凡，仰之彌高，已經臻於鬼斧神工之境界，因此像吳哥寺那種神明等級之傑作，理當是出於神明（毗濕奴卡曼）之手，凡人難以企及。

其次，《真臘風土記》一語帶過的「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是指吳哥寺（Pelliot, 1902）。吳哥寺既雄偉恢宏又細緻精美，藝術造詣甚高；但是在中國觀察家的眼裡，它僅僅只是幾百間石屋，那些石屋的周圍大致有十里；亦即寥寥幾字，一語帶過。這簡短之句，出自外交使節之筆，甚具代表性。一，身份上，周達觀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擔任正式的官方使節，前往吳哥帝國訪問。二，空間上，從其紀錄中可知，他大多數時間待在京畿附近或朝廷所在地，其《真臘風土記》的首章「城郭」也都在描述王城內外的建築；他不可能沒有見過就在吳哥王城之外、非常巨大、至今仍是全球最大單一宗教建築的吳哥寺。三，時間上，這位官方使節在吳哥帝國待了大約一年；他不可能整年都未聽聞吳哥寺。四，行程上，這位來自當時世界最大帝國的外交官，不可能沒有被吳哥帝國的人員帶往吳哥寺參觀。基於上述原因，我們可以說，他的文字透露了中國看待周邊國家的態度。這座名列世界遺產、七大奇蹟的建築，在中國派往吳哥帝國的官方使節眼中，就只是「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而已。換句話說，吳哥寺無甚特殊之處，未若上國天朝之作。

另外，《西洋朝貢典錄》記載了「真臘國」。這本紀錄大約成於1520年（明武宗正德年間），也就是《真臘風土記》之後兩百餘年，書裡提到該國的建築，指其「宮殿凡三十餘座，咸壯麗」。從字面來看，這似乎已瞭解並承認該國宮殿建築的成就，比起《真臘風土記》凝視柬埔寨的心態而言，

是較為公允的；然而這句話、其他相關字句的背後，也隱藏了大國心態。因為，一，在該句之後的第三段文字提到，真臘是南海中的強盛之國，不常「朝貢」。該書的名稱是《西洋朝貢典錄》，亦即從海外前往明廷致意的邦國，都是到「上國天朝」進行「朝貢」、向「世界中心」行叩頭之禮者。二，真臘這個南海中的強盛之國是在洪武年間初期，由於明朝「聖世盛靈」傳播海外，於是不辭辛勞，老遠從海外前往，並且藉由輾轉翻譯，致上對明廷的慕義之意。換言之，真臘之所以到明廷「朝貢」，是受到大明盛世的感召（黃省曾，2000：17-18）。三，在行文的邏輯或階序的安排上，該書先稱許真臘是南海中的強盛之國（以抬高該國的地位）；接著說，這強盛之國以前不常「朝貢」，卻不遠千里到明廷「朝貢」，以此論證中國明朝是「聖世盛靈」、能感召到不常來朝的強盛之國「重譯來朝」。四，各國之所以赴中「朝貢」，是因為「慕化或慕義」。例如，約成書於 1178 年的《嶺外代答》指占城國在南宋建隆年間（961、962 年）、元祐元年底（1086-87）都「進貢」，「其慕化可嘉」；該書又指三佛齊國到中國「進貢」，是「慕義來庭」（楊武泉，1999）。簡言之，各個海外邦國，如強國真臘者，由於慕化或慕義，因此遠道而至、趨前、向中國俯首。

當代中國也不乏諸如此類的負面評論，說明如後。有些書籍以「神秘」為書名，試著把這個概念加在吳哥上。具體來說，在整本 112 頁的書中，「神秘」一詞重覆出現逾五十次（藍凡文化工作室，2002）。編寫者們似乎企圖以同一標籤，反覆貼在吳哥遺址上，要讓這個再三顯示的概念與吳哥產生連結，使讀者在大腦中產生並且強化「吳哥＝神秘」這個印象。不僅如此，書名的前半標出「七頭蛇」。在不少人心中，蛇可能有負面意義，如邪惡、危險、反叛、滑溜、有毒、報復及恨意等。撒旦及其他惡鬼常被描繪為蛇。例如《舊約聖經》就說，伊甸園中有一條狡猾的蛇引誘了夏娃、亞當，使其雙雙違背上帝；雖然在某些文化中，蛇也有正面的象徵性意義，如生命、創造、雨水、豐饒、再生、蛻變、轉化、神聖、醫療、藥物、護衛（*Myths Encyclopedia*, 2023）。回到書名來談，一蛇已經可以使人害怕，而這裡的蛇竟有七個頭，更令人畏懼。換句話說，《七頭蛇與神秘吳哥》這個書名結合了「蛇、七個頭、神秘」等詞，從字面及象徵意義等兩個面向，指吳哥充

滿了神秘、不可測的內容，以恐怖的蛇為偶像崇拜之對象等。

不只如此，書中還有其他的負面言詞。具體而言，書中的小標題、內文等，就出現幾次「神奇、謎中謎、謎外謎」等詞。例如頁 42 的小標題是「永遠的不解之謎」；又如頁 49 寫著：謎樣的吳哥古蹟留給後代謎一樣的作品、謎樣的故事和謎樣的歷史，同時也給後人留下東南亞歷史文化之謎（藍凡文化工作室，2002）。

除了具負面意涵的詞語反覆出現外，書中還有很多不求甚解或沒有查證之處。該書的編寫者們似乎並未廣泛蒐集當代世上的學術研究成果、閱覽相關資料並進行文獻探討、到當地長期蹲點並從事縝密的田野調查。具體來說，該書指穆奧（Henri Mouhot）發現了吳哥遺址，「學者們一致認為，是穆奧首先發現了這處幾乎已經被人遺忘的東南亞歷史遺跡」（藍凡文化工作室，2002：23）。實際上，穆奧並非吳哥遺跡的「首先發現者」，各國的學者們也沒有一致認為「穆奧發現了吳哥窟」。其次，書中有數幅照片的圖說有誤，張冠李戴。例如，頁 72 左上角的照片之圖說是「吳哥窟一角」，但照片所示的實為巴陽寺（Bayon）。又，頁 88 左上角的照片之圖說是「在巴陽廟甚至連無聲的石頭也會說話」，但照片所示的實為吳哥寺的迴廊及浮雕。再如，頁 73 上半的圖說寫著「吳哥窟」，然而照片所示的實為位在泰國東北的披邁寺（Phimai），那是吳哥帝國在向泰國拓展疆域時所興建的重大里程碑（嚴智宏，2006）。

書中還如此形容巴陽寺（藍凡文化工作室，2002：19）：

巴陽廟……宛如一座石頭迷宮……共有 54 座高塔，每一座塔上刻有四張巨大的人臉，總共兩百多張臉分別凝視著東西南北方，每一個來到這兒的人都會被眼前的景象所驚呆。這是一種怪異的情感震懾，圓睜的巨眼使見到它的人血液凝固。

這段文字表露了編寫者們對吳哥建築雕刻的污名化。試問，每一個見到該寺人面塔的人是否都驚呆、血液凝固？二十年來，筆者前往該寺進行田野工作五次以上，從來不曾驚呆；每次都在那裡見到川流不息的各國遊客，但從未碰見或聽聞在那裡驚呆、血液凝固的人。

二、歐洲文獻

除了中國對吳哥有負面評論之外，近現代的歐洲也有。歐洲在「地理大發現」後往全球各地派出人員，其中有一部份到了東南亞，還造訪吳哥遺址。他們留下紀錄說，西元 1431 年暹羅（今泰國）攻打吳哥帝國、圍困其京城，帝王逝世於城內，新王繼位並決定遷都；此後幾百年間，這座京城被叢林所掩蓋，成了飛鳥走獸的居住地，直到 1564-70 年間才被葡萄牙傳教士「發現」，並於 1850 年代由法國人予以考察、描繪、「重新發現」吳哥寺。

上述文字的意思是，吳哥帝國的後代子孫忘記祖先，對本身的歷史無知。換句話說，昔日繁華壯麗的吳哥帝國之京城（吳哥王城），自 1431 年被泰國攻下後，就一直湮埋於荒煙蔓草間，無人聞問，即使是柬埔寨人也不知道其存在；直到一百多年之後，才被老遠從數萬公里之外、渡過重洋而來的歐洲傳教士在飛禽走獸盤據、叢林草木覆蓋的荒郊野外裡「發現」。而且，是在歐洲人前往發掘、研究、出版之後，吳哥遺址才被世人所知、成為觀光旅遊的重要景點。在上述文字背後的心態是：柬埔寨人根本不曉得有祖傳遺跡的存在，連住在當地的居民也對祖先的偉大成就渾然無知；在地人士不只是落伍，還徹底把震古鑠今的祖傳傑作給忘了，必須靠繞經大半個地球、遠道而至的歐洲人予以挖掘、重新「發現」，柬埔寨的後代子孫才瞭解自家後院裡埋著寶藏，東南亞人的古老文明終於能夠重現天日²。

也有人說，吳哥建築應該是東方的猶太人所興建的。其理由是，他們眼前所見的柬埔寨人，怎麼有能力在幾百年前蓋出那樣雄偉精美的建築？歐洲人的理由實為污名化。那時柬埔寨已遷都南方，受到鄰近國家的威脅，王權虛弱（Tarling, 1999: 100），但是整個國家並不「蠻荒落後」。必須說明的是，某些社會，尤其是白人至上論者（white supremacy）較多的社會，常對某些少數族群（如猶太人、黑人）污名化。他們主張白人至上、認為

² 本節（「歐洲文獻」）第一段文字，被當代中國學者援引、寫在新出版的古文獻校釋裡（楊博文，2000：22-23）。

某些特定的白人族裔遠遠優於其他族群，亦即除了他們本身之外，其餘都是劣等人。他們經常用古老的刻板印象或偏見，貶低周邊的族群，指其佔據空間、不受多數人歡迎，甚至將這些邊緣族群比擬為蟲類、有害的動物等，說其污穢、有病、繁殖迅速、而且隨處傳播各種病菌；他們常歧視社會中的少數族群，例如猶太人、在歐美的黑人，並且予以污名化（Eberhardt, 2019）。放在講述吳哥的脈絡裡，歐洲人之所以指它是猶太人所建立的，其原因可能是歐洲人知道或默認猶太人的聰明才智，但仍然予以貶抑；把那些被歐洲人貶抑的族群（猶太人）當成吳哥建築的創作者，可謂稍微承認吳哥藝術的造詣，然而仍舊把吳哥歸類到次等位階。

在 17、18 世紀，歐洲人繼續把類似的消息傳回歐陸。例如，葡萄牙傳教士說，他們對吳哥遺址的繁複感到驚訝；又如，1688 年法國傳教士 Chevreuil 曾說，在東方幾個異教王國中，吳哥寺具知名度，如同往日的羅馬城；1783 年也有法國傳教士造訪吳哥遺址，形容其類似印度的巴別塔那樣集各種迷信於一地（Dagens, 1995: 27-28）。應該說明的是，歐洲人對於吳哥遺址的瞭解，並非直線的。也就是說，當時有些人所知較多，有些人所知較少，許多人則不知之，而且在知道者的知識中，摻雜了不少想像、誤解、偏見或污名化；在對吳哥的知識架構或理解的程度上，歐洲當時並不是全體一致、一步步都往前邁進的，其對吳哥文明的褒貶不一，但大都偏向負面。

在 19 世紀初，歐洲人對於吳哥文明的認識依然有限。1819 年法國漢學家雷慕沙（Remusat, 1788-1832）翻譯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時，歐洲人對柬埔寨，尤其是對吳哥遺址，所知仍然不多。那時，已經有法國的傳教士在馬德望省（Battambang）活動，該省與暹粒省—吳哥遺址的所在地—鄰近，而且那些傳教士曾經往訪吳哥地區，因此對其並不陌生，可是所知仍少。

1850 年代，法國傳教士布意孚（Bouillevaux, 1823-1913）在柬埔寨進行較為長久的調查。他在該國度過兩年的時光，研究當地語言、風俗習慣；期間，他參觀了幾座古老寺廟，包括吳哥遺址。他已經可以分辨寺廟與教堂之間的不同，也能夠指出佛像之側伴隨著印度天神之雕像。之後他於 1858

年出版遊記，其中有言，如果要欣賞柬埔寨古老王國的富裕及文明，則必須前往吳哥遺址一探究竟；亦即吳哥遺址具重要性，必須前往參觀。應該說明的是，他乃稍早在吳哥遺址考察並出版專書的人之一（Bouillevaux, 1858, 1874），比後來頗富盛名的穆奧早了幾十年；因此 1874 年穆奧被推崇為吳哥遺址的「發現者」時，布意孚並不同意。

由於當時歐洲人還不能辨認及解釋吳哥石碑上的文字，故而不能根據銘文所提供的訊息來瞭解吳哥的歷史，他們只能猜想或假設。他們根據本身的宗教及教育背景，來想像吳哥建築出於誰之手。他們想到的建築師、設計者和創作者等，可謂林林總總，例如外國的工匠、移居到中國的猶太人等。甚至還有西班牙的歷史編纂家暗示說，吳哥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或羅馬帝國的某某皇帝所造的（壹讀，2020）。然而，沒有人想到或認為，吳哥文明出於當時歐洲人所見的柬埔寨人的祖先之手。也就是說，無論歐洲人列舉出哪些可能作者之清單，其中都沒有「柬埔寨人」這個選項；他們一致堅信，柬埔寨人沒有能力打造出吳哥文明。他們還認為，相對於他們親眼所見的、掙扎在生存水平線之下、艱苦地活在物質貧乏的村落裡之族群而言，那些湮沒在叢林裡的雄偉建築，實在是太過優越了、高出太多了——柬埔寨當地的族群不可能是吳哥文明的創造者。

穆奧於 1858-60 年間造訪吳哥、留下日誌，之後常被稱為吳哥遺址的「發現者」；他曾說，難以想像「野蠻」的柬埔寨人能建造出吳哥寺（Mouhot, 1864）。相較於之前的探查者所寫之筆記，穆奧的田野日誌插圖細緻美麗、筆尖帶有感情，而且篇幅頗長，這使得他在法國享譽業界；日誌出版時由其弟弟寫序，指其為「發現者」，這個頭銜在圖文並茂的日誌支持下獲得廣泛迴響。但實際上他是自然科學家，吳哥並非他的研究對象及課題；他之所以前往踏察，是無心插柳。他的本意是在田野中找到新生物，而他的考古文章其實是在進行天然資源、動植物標本採集之餘的消遣。他稱讚那些「由東方的米開朗基羅所創造的傑作」足以與所羅門神廟媲美或競爭，可能會在歐洲最美麗的建築旁佔一個光榮的位置（Glancey, 2017）。雖然他稱許吳哥之美、指其比希臘或羅馬所留下的任何建築都宏偉，但他又說，若與柬埔寨當時深陷的「野蠻狀態」對照，則兩者就形成了非常可悲的對比。

換句話說，他很難想像其眼前的柬埔寨人與吳哥文明之間有何關聯。

1870 年代，歐洲人漸漸認識到吳哥建築的成就，但基本上仍無法坦然面對及接受。當時他們投入一波又一波的人力、物力及財力，並藉由實地的勘查、實景描寫、地圖繪製等，對於吳哥文明的造詣有了更多的瞭解。他們不得不承認，從他們眼前所見的建築細節、牆上的精美浮雕來判斷，吳哥的藝術型態已然臻於圓熟。而且，他們知道吳哥的建築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建築之一。可是，他們主張吳哥寺成立的年代應在 13 世紀末之後——亦即在周達觀 1296 年造訪吳哥寺後，也在巴黎聖母院 (Cathe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 主體完成 (1163-1260，但 1345 年才整體完工) 之後——因他們認為周達觀的紀錄並未提到吳哥寺 (Dagens, 1995: 58)。實際上，當時歐洲人還不瞭解該紀錄中所說的「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指的是吳哥寺，無怪乎他們會提出「吳哥寺的年代在 13 世紀末之後」的想法。然而這背後不排除一種可能性，就是西歐人想把雄偉精美的吳哥寺之年代往後推移，至少使其遲於母國的經典之作，藉以保住自己的顏面或使自己在心理上較為愉快。

法國人洛提 (Pierre Loti) 1901 年往訪吳哥，尤其是巴陽寺。他走到該寺的中心區域時，見到許多的大型人面塔；基於其對於形體高大、為數眾多的人面塔之誤解或不理解，於是覺得怪異、心存恐懼，從而寫下如此負面的紀錄 (Loti, 1902: 70-71)：

我抬起頭來，面對頭上的石塔[...]忽然間看到非常龐大的笑臉，莫名的畏懼使我全身發抖[...]接著我看到另一面牆及另一個笑臉[...]又接著是三個、五個、十個，到處都是，我發現我正遭到嚴密的監視[...]那些笑臉出現在扁平的鼻子下[...]我無法形容那些年老的婦女特徵，它們像是某一類的含蓄老婦之嘲笑[...]相較之下它們比中國怪物的笑更令人不安[...]

我只要抬起頭來，就會看到那些從四面八方直撲而來、夾在蕨類及樹根之間的笑[...]雕像的數量比我原本所想的還多[...]高聳的人面塔之臉孔一律都有低垂的眼皮，面帶嘲諷還混雜著笑，對我糾纏不清；它們一而再、再而三重覆著吳哥神明之無處不在。無論位於哪個角

落，各處都看得到那些人面像，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側面的，有的是四分之三視角的，它們在陰雨低沉的天空映照下顯得幽暗[……]在月夜裡變化為青藍的鬼魂。

情況在 20 世紀漸朝正向發展。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的《真臘風土記》譯本於 1902 年問世，後來他對該書進行部份的增修補註、於身後出版 (1951)；其譯本獲得學界的廣泛肯定及高度評價，並成為後續各種譯本 (例如英文版) 的重要根據。1920 年代，西洋學界對於吳哥遺址及文明有更深的認識，願意承認及肯定其成就。他們知道吳哥的建築及雕刻之造詣，瞭解其歷代京城的建築和佈局之原則、隱藏在其背後的思維或宇宙觀，知道其見證了吳哥帝國之社會秩序和文明的高度，也明白其為東方藝術及文明開創了新的視野。

然而，歐洲人也在稱讚吳哥文明之後加上一個評語；似乎是藉以自我安慰。他們評道，吳哥藝術受到希臘、哥德建築的雙重影響，因此即使吳哥的成就不克與前述的兩者 (希臘、哥德) 媲美，但是或許應該把吳哥的作品列在歐洲最偉大的作品之後。因為，殖民地確實曾經創造出雄偉精美的作品，可是再精美也無法與歐洲的作品同日而語 (Dagens, 1995: 58)。這個評語的意思是，歐洲人終於肯認了吳哥文明的造詣，但是依然執意把吳哥藝術排在後面，指其在創意的根源上受到歐洲文明的啓迪，而且在具體實作上不克與歐洲的作品等量齊觀。這是以保住歐洲本身的位階、順序、排名；既然在階序上較為高超，歐洲人就可以安心地欣賞吳哥建築了。

也有人認為，那麼複雜嚴密的吳哥文明，應該是外星人所創造的。換言之，對照近現代柬埔寨的各種狀況，很多人不願意承認該國的祖先在大約 9-13 世紀之間，能夠創造出那樣令人驚嘆的建築雕刻。即使在當代，仍有些人在閱讀相關的報導、資料或書刊、並前往吳哥旅遊後認為，鬼斧神工的吳哥文明不只是規模非常宏大，佈局非常嚴整勁麗，建築結構甚為精密，而且雕刻細緻美麗、數量龐大，這樣的傑作世上少見，幾乎可謂絕無僅有；因此不少人寧願相信：吳哥文明不是出於凡人之手，於是他們懷疑是否古代的柬埔寨人具備了某些非常精準的數理技能 (那些技能今天業已

失傳了)，或者他們從太空借用了某種尺規（那些尺規現在已經遺失了）？當代依然有人認為，那麼精緻又雄壯的吳哥寺，可能是由外星人所建造的吧（Joe, 2016）？

以上解說了中國及歐洲對於吳哥文明的誤解、貶抑或污名化。那些負面評論或言詞，除了可能源於道聽塗說、刻板印象或偏見之外，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發言者所處的時空，以及自我優越感。

參、關於去污名化

這裡說明本文所解析的對象之時空脈絡。先說中國。在封建中華帝國所主導的「世界階序」裡，其自認為位居寰宇的中央，等級無上，高可比天。其又自認幅員廣大、政治聖明、經濟富裕、人口眾多、軍事雄強、文化優越，是為天下的中樞，此之謂「上國天朝」。根據此一邏輯，於是周邊的「蕞爾小國」或民族相對而言是低等劣者，非僅弱小於此強大之國，還被其貼上「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標籤，意思是在此強國眼中，周邊國家或民族屬於蠻夷、戎狄之類。在這種「眼鏡」下，古老的封建帝國很容易就忽略世上各國各族的成就及特色；例如，其對吳哥寺的評語只有「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而已，亦即認為它不過爾爾，不能與天朝的高超神品一較長短。而現代中國試圖掙脫百多年來屢敗於列強「船堅炮利」的恥辱，力求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都大幅躍進，甚至超英趕美，以洩雪前恥。在這種集體受傷、爭取偉大復興的心態下，雖然有人願意持平對待東南亞文明（如賀聖達，2011），仍難免有人以「厲害了我的國」的眼光去看待東南亞，並且出現對於吳哥文明的污名化言論。

其次談歐洲。歐洲人在中世紀末期逐步往外探索，並產生了長遠的連鎖反應；那些反應餘波盪漾，及今猶存。亦即大約從 15 世紀末開始，歐洲船隊一批批航向海外，進入了當時他們所不知的天地，並且撞見了許許多多他們之前所不熟悉的土地及島嶼；接著，他們陸續遠洋航行，把非洲、美洲、亞洲及歐洲等陸地作了橫向連結，使全球各大洲整個聯繫起來，並透過各種技術及武器的研發等，逐步對全球各地（尤其亞、非、拉丁美洲）

進行資源的掠奪及殖民。上述的掠奪及殖民，有助於歐洲累積資本並有利於其科技的發展及更新，致使其產生工業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這些進展型塑了近現代的全球態勢或結構。於是歐洲人鑄造了一類新名詞，對那個時代冠以「大發現」等名詞；今天世人耳熟能詳的詞，如「地理大發現」、「發現新大陸」、「新航路開闢」、「大航海時代」等，莫不是這個時代、這種思維之下的產物。

其實，上述各種「大發現」等名詞有待商榷；它們是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體系的一部份。換言之，它們是歐洲人在中世紀末期往海外探索、碰到前所未見的天地後之說詞。在中世紀結束之前，歐洲人對非洲西部南部及東南部所知很少，對於美洲大陸及島嶼則一無所知；因此，當他們一次次航行海洋、撞見新天地時，以為自己「發現新大陸」。然而，非洲西部南部及東南部、美洲大陸及各島嶼，早就已經存在；在那些陸地及島嶼上的住民之祖先，也老早在歐洲人航海、碰見他們之前就住在那裡了。可是歐洲人把撞見新天地的行動稱為「發現新大陸」等；那些名詞所隱含的意思是，非洲或美洲的土地本來是不存在的，該土地上的住民本來也是不存在的，他們都必須等待歐洲人抵達之後才「出現」並且被「發現」、被歐洲人認定為「存在」。換句話說，是歐洲人的「存在及發現」之後，才對「新大陸」的空間及住民賦予了意義；而如果沒有歐洲人的「存在及發現」，則「新大陸」是不存在並且無意義的。這類的說詞，對於上述各個土地上的住民而言，可謂污名化。

類似的例證不勝枚舉。歐洲人在撞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古文明時感到陌生，對其產生誤會，予以貶抑。例如，歐洲人初見美洲的馬雅（Maya）、阿茲特克（Aztec）、印加（Inca）以及東南亞的吳哥文明時，都曾經誤解、予以貶低、發表許多負面評論。這裡舉馬雅、阿茲特克為例，簡述如後。

西班牙人在 16 世紀時航海穿越大西洋，抵達中美洲，碰見馬雅文明。西班牙殖民帝國以武力一步步征服了馬雅各邦，於 17 世紀末年攻下馬雅最後一個據點，為馬雅文明劃下句點。打從馬雅文明被「發現」開始，由於歐洲人對它不瞭解，因此它一直被描寫為「披著神祕的外衣」；持續渲染之

後，很多人認為奇特的馬雅文明可能是外星人所創造的。例如，馬雅人修建了許多方頂金字塔，那些金字塔有何作用？金字塔底的密室中之雕像讓歐洲人感到訝異，因為那些雕像身穿甚具現代感的服裝，看起來幾乎就是當代的太空總署才可能配備的。而且他們的太陽曆、金星曆使人感到驚訝，難以想像他們當年是怎樣創造出那些複雜的曆法系統的？更特別的是，為什麼馬雅文明出現、為後世留下特殊的建築雕刻繪畫及相關作品後，就消失了？疑點很多，數也數不清，而且大都沒有明確的答案。難怪有人懷疑，馬雅人應該來自外太空，認為他們可能是在外星球找到更加豐沛的資源後，遷移到新的星球去（新唐人電視台，2021）。19世紀末期，有重要的文化遺址被發掘出來，因此考古學上的馬雅文明研究開展；1930年代後，關於馬雅文明的學術研究有了可觀的進展，學界終於瞭解到，馬雅文明在數學、天文學、曆法、藝術、建築和文字等方面都有極高成就（Sharer & Traxler, 2006）。

16世紀初期，西班牙艦隊航海到墨西哥中南部，撞見盛極一時的阿茲特克文明。西班牙艦隊上的殖民者瞭解到在地城邦之間的矛盾，於是抓住機會，利用他們內部的心結，聯盟某甲、攻滅某乙，接著在被其所滅的最大城市之基礎上，展開其對中美洲的武力征服及政經殖民，結果把他們全都納入殖民帝國版圖。17至18世紀時，這個被滅亡的中美洲古文明，在歐洲人的筆端下充斥著負面形象；他們往往被形容為蠻橫、粗野、恐怖、落伍、尚未開化的（Keen, 1990: 260-70）。也就是說，那些形容詞是歐洲人單方面加諸阿茲特克人身上的，實際上它們是「阿茲特克人所不具有、也不想要的特徵」；但是歐洲人在沒有先詢問或求證的情況下，就把特定形容詞連結到阿茲特克族群上，或把負面標籤貼在他們身上。到18世紀末期，阿茲特克文明才漸漸獲得學界的留意；一直到19世紀初墨西哥獲得獨立後，才有人從阿茲特克的傳統歷史文化中，找出其族群特點，尤其是那些能夠把他們與殖民者（西班牙）區辨開來的在地元素。隨著時代演進，各項考古發掘工作及文獻整理研究的推展，阿茲特克的歷史、社會、經濟、農業、宗教、藝術、語言、習俗等各層面才漸漸被世人所知（Smith, 2008）。如果沒有那些認真面對阿茲特克文明、願意用心研究它（以及其他古文明，如

吳哥)的學者專家們,那麼各種誤解或污名化評論,將持續籠罩在各個古老文明上,使其蒙受不白之冤。

平心而論,吳哥文明並不「神秘、謎樣」;如果深入去探究,是可以認識並瞭解的。某些偏見之所以產生,可能源於觀者的誤解或不瞭解,或誤信他人對古老文明的污名化言論所致。畢竟在沒有對相關資訊及知識予以梳理之前,如果遽然對某些人事物下了判斷,那不但是很危險的行為,在態度上也可說是傲慢、自以為是。所幸經由各國學界一百多年來「大隊接力式」的努力,吳哥文明的內涵漸漸為世人所認識。東西方的研究人員不斷地投身於相關領域,諸如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歷史、藝術史等,因此,吳哥的建築雕刻之內涵慢慢被理解(請參閱本文所引之部份文獻和 Coedes, 1963; 永積昭, 1977; 伊東照司, 1993; Briggs, 1999; 石澤良昭, 2000、2018; 嚴智宏, 2017; 張蘊之, 2019; Falser, 2020)。篇幅所限,以下簡要地去污名化。

如上所述,歐洲人說吳哥遺址被帝國的後代給遺忘;其實不然。在幾百年中,吳哥的子子孫孫依然在特定的時節回到原址祭拜祖先,憑弔遺跡。即使有些寺廟被叢林所侵蝕,但吳哥寺一直是子孫前往探看和崇拜的對象,也一直沒有完全被森林給吞噬(Jacques, 1999: 40)。至少,16世紀時曾有柬埔寨國王從當時的首都北上,親履吳哥遺址,之後他派員重新整理某些遺址,甚至把朝廷遷回吳哥地區;據吳哥碑銘的記載,1577-78年間,柬埔寨王室出資修復了部份的吳哥古寺(Chandler, 2008: 99-100)。

必須說明的是,在吳哥帝國裡宗教非常重要,因為宗教支持著帝王的合法性基礎。由於有印度教的宇宙觀,才出現了吳哥帝國的建築雕刻。換句話說,帝國寺廟建築的結構及形制,主要是源於印度教的宇宙觀;雕刻或造像,是源於帝國時期臣民對神明的尊重和敬畏,並且希望藉由建築和雕刻以獲得神明的護祐。這必須話說從頭。吳哥帝國肇建時,闍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 802-50在位)需要一套論述以定位自己並大展鴻圖,而印度教的教義大抵適用;他從中選擇了一部份,並加以修改。依據教義,寺廟是神明之住所;蓋寺廟、造雕像、奉請神明常駐,則神明會帶來好運、穩定社稷、護祐國家;如果國王興建寺廟,則可造福國家及百姓(Elgood,

1999)。於是闍耶跋摩二世在打造新國家時也起造寺廟，供奉神祇（Coedes, 1963: 2-3）。在實踐上述教義時，需參照印度教的宇宙觀。

這裡解說其宇宙觀（Kloetzli, 1987）。印度教認為，宇宙有中心點、中軸線；在中心點的陸地之外有數圈大海與數圈大洲，這些大海與大洲以「一海一洲」的方式由中心點向外擴展，井然有序。中軸線的兩側基本上是對稱的；例如，中心點周邊的天宮都像照鏡子那樣對稱。因此整個宇宙的結構方正有序、井井有條，既嚴密又完整。中心點上有須彌山（Sumeru），山的最高點為主峰，四個角落也各有山峰，但這四座略低、略小於主峰。山上有天宮，天宮裡住著神明，神明與地上的帝王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然而，闍耶跋摩二世對教義作了修正，以符合其統治之需求，亦即他把自己比擬為天上神明，或與神明之間具強大的連結；之後的吳哥帝王，無論信仰何種宗教，都藉由這套論述來合理化自己的地位、宣稱自己是天上神明在人間的代理者（是為神王，god-king）。

修正後的宇宙觀被吳哥帝王據以統治臣民，並且用以大興土木。換言之，這些天界的概念，被吳哥帝王以具體的建築雕刻給呈現出來，其作品遂充滿了象徵意義，解說如後。一，每位吳哥帝王都是神明的化身，其原本住於天宮、宇宙的中心；下凡之後，其所在的國度就象徵人間的中心之國，其所住的位置即為國家的中心。由於他們都自比印度教或佛教的神明，而神明須有接受凡人膜拜之場所，因此凡人須為其興建寺廟。二，由於繼位者自比的神明經常不同於前任的，於是繼位者登基時就開始營建一座新寺廟，以象徵世界的新中心。故而在歷史的長河中，新寺廟不斷出現（雕像也隨著寺廟而產生），不但擴展了其所分布的面積，也累積了可觀的數量。這是吳哥帝國留下眾多建築雕刻的部份主因。三，吳哥的寺廟建築再現了天界的須彌山、宮室、大海和大洲等；因此，其每座寺廟都有中心點、中軸線，其最高塔也位在中心點，其餘各塔的高度及體積則稍微低小。寺廟周邊大都有護城河，以象徵圍繞在中心陸地之外的大海；即使沒有護城河，也會有幾個大水池位於寺廟範圍內。四，在建築與河／池之間常有巨蛇的雕像（其作用及象徵性意義容後說明）。

吳哥寺即為上述原則的典型例證。一，據筆者田調所知，它有中心點、

中軸線；以中心點及中軸線為準，各建築物向外一圈圈佈局。從側面看，它在某種程度上類似階梯狀金字塔，也就是中央最高，周邊較低較寬大；鳥瞰時可以看到它大致是同心的方形建築，類似「回」字。其最外圍全長 5.6 公里，繞著寬大的護城河。二，中央高台上有五座尖塔，用以象徵須彌山上的山峰；在高度上以中央大塔為最高，這是吳哥寺的最高點、中心點，海拔 65 公尺。由於附近都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路面，因此訪客即使在數公里外也可以遠遠見到它。三，放眼 12 世紀時的世界，吳哥寺確有懾人的氣勢。因為那裡佔地甚大，視野甚為寬闊；趨近時，會先見到環繞於周邊的護城河，河面寬約 190 公尺；在平緩遼闊的地面上矗立著又高又陡、既厚又重的龐大石質建築群，各牆面滿滿都是複雜繁多、精巧細膩的雕刻；更上面則是幾座拔地而起、高不可攀的大塔。集合上述全部條件（含佔地面積、長度寬度高度），相較於當時世上任何的建築而言，吳哥寺以其建築雕刻所展現出來的、集體的恢弘氣度，確實有資格宣稱其象徵世界中心。四，簡言之，吳哥帝王以人間的大規模建築雕刻，表現他們對宇宙、對帝國所持的觀念——在天上，須彌山是宇宙的中心，而在地面上，吳哥帝國是人間眾多國度的中心，也就是當時的世界中心，其帝王是來自天上的神明。神明的雕像就是帝王的雕像，反之亦然；崇拜帝王像，既是尊敬帝王也是尊敬神明。

除了印度教之外，大乘佛教也得到幾位吳哥帝王的崇尚，尤其是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 1181-約 1218 在位）。七世是柬埔寨史上最雄才大略的帝王之一，他以大乘為官方宗教；雖然宗教改了，但大乘與印度教對宇宙的想法相似。因此，闍耶跋摩七世依照大乘宇宙觀所蓋的建築，仍具上述概念；寺院的材質也以經久長存的石頭為主，以供奉官方論述中的無上神明／帝王。七世所重建的吳哥王城，就是典型的例子；位於吳哥王城中心的巴陽寺（Bayon）之佈局，當然也工整方正。

在這座工整繁複的寺院裡，有許多特別的雕像；這與七世的信仰有關。必須強調的是，在大乘的眾多菩薩中，七世最敬信觀世音（Giteau, 1996），他下令製作了許多雕像，這些雕像至少可分幾類：一是位在各城門塔樓或塔尖上、由眾多石塊連結拼圖而成、非常巨大的人面像。二是等身大小的

單尊石像，其額上或髮髻中有個小化佛。三是稍微小於上述那類的銅像，其額上或冠中有個小化佛。還有一類是三尊一組的小型銅像，在主尊的冠中或髮髻中有個小化佛，身邊有兩位脇侍菩薩。這些雕像頭上的小化佛被公認為阿彌陀佛，亦即觀世音菩薩之精神導師；據此可知，這些單尊或主尊像應該都是觀音菩薩像。其次，無論上述哪一類雕像，其臉孔大抵相似，皆為同一人的面容，都有大致呈圓形的臉、菱形眉、豐頰、大眼、扁鼻、厚唇、長耳。當時的佛菩薩雕像，幾乎每一尊都再現了這種面容（Bunker & Latchford, 2004: 270-280）。

在當時整個吳哥帝國裡，只有一人（亦即闍耶跋摩七世）的面容可以被如此再現。因為根據帝國思維，帝王是神明化身；舉國上下，僅有當朝的帝王能自比神明，除非有人出來競爭。七世之前的帝王常自比印度教的神明，而七世則自比觀世音菩薩。七世把外來的勁敵（占婆，Champa）打敗、光復國土，重振帝國的聲威（Chandler, 2008），其功業、地位，在全國境內無人能敵，因此除了七世之外，別無他人具如此的身份、權力來享有特殊的尊榮或待遇。而如上所述，帝王為神明化身，帝王雕像就是神明像，神明像就是帝王像；七世自比觀音菩薩，因此，七世的容顏就是觀音的容顏。只有七世的容顏可以被做成當時的觀音菩薩像之容顏；反之亦然，觀音菩薩的面容就是七世的面容，這些雕像應該都再現了七世（Rooney, 2001: 178）。這些彼此相似的面容，以或大或小的雕像之形式大量製作，公開展示在重要位置如門樓、寺廟入口、寺廟大殿。

這些以闍耶跋摩七世的面容為模型來製作的菩薩像的臉孔，當然也出現在京城中心寺院—巴陽寺—的大塔上。該寺現存 54 座人面塔，每一座塔有四面，因此該寺目前總共有兩百多個巨大的人面像。這些雕像的容顏，不只是呈現了觀音菩薩，其所再現的應該也是同一個人或帝王，就是七世，亦即當時全國功業最高、最受尊崇的帝王。

那麼，七世是基於什麼原因這樣做？根據伽梵達摩（唐朝）所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陁羅尼經》，觀世音菩薩關心芸芸眾生、時時觀照世界各個角落的各種現象，能夠循聲救苦。既然七世自比觀音，於是他必須實踐經中所言的原則。職是之故，在民生相關的事務上，他努力為之，例如修

築各條交通大道，修治農田和水利工程，還在境內廣泛設立醫院 (Chandler, 2008)。此外，他把自己廣泛照顧百姓的心願，化爲具體的大型人面雕像，放在各城門塔樓上、重要寺廟門樓上，以及王城中央的巴陽寺塔上；藉由具體的雕像來告知全國臣民說，他自比觀音菩薩，他是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就是他。換言之，他想要如同千眼的菩薩那樣，觀照帝國的四面八方、聆聽民間的各種聲音；他也如同千手的菩薩那樣，在國境內從事各種造福百姓的事業，使得全國臣民不只受到帝王的治理和照拂，也一起同享帝國的資源、榮光。另一方面，如果百姓到京師旅遊、到巴陽寺參訪，穿梭在眾多的大塔之間時，不管他們身在該寺的任何角落，那些人面塔都以稍帶微笑的面容和眼睛，照看著百姓，正如七世所期待的、無處不在的照顧眾生之願。

據此可知，前述關於人面塔「令人怖畏」之遊記誠爲誤會。類似的文字不少。那些遊記應該是在沒有作事前準備功夫、尚未梳理相關知識的情況下、見到陌生之物體時所生的感覺或誤解，並且遽然下了判斷；其遊記出版、廣爲流傳後，形成了對於吳哥遺址的污名化。

如上所述，在某社會中被當成不合宜的人事物，在另一社會中卻可能是合宜、常態甚至是吉祥的，蛇即爲例證之一。蛇在某些族群中具正面意義，在柬埔寨就是。一，自然地理上，該國屬於季風氣候區，河池沼澤眾多；這種環境很適合多種動植物生長，蛇類就很能適應它。二，柬埔寨以農立國，農耕必須大量用水。蛇在東國被當成水神 (夏鼐，2000：75)，因爲有水輒有蛇，有蛇則有水。農耕也需要土地，而蛇神被視爲土地之主；《真臘風土記》言，「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這裡所說的「蛇精」是神化後的巨蛇或蛇王那伽，Naga)。對農業來說，水與土是至關緊要的條件，而水與土都由蛇神掌管，據此可知蛇在東國之重要性。三，在心理上，自古以來人類常認爲可藉由崇拜某些具特殊功能的對象，如龍／蛇、虎、獅等，來獲得其加持。蛇類具有人類所無的功能，諸如偵測感知力敏銳，身體能屈能伸，必要時動作迅捷，嘴可撐大並吞噬較其體積更大的獵物等；而且蛇具威嚴，至少其出現時多種生物都起戒慎恐懼之心。某些族群以蛇作爲其守護神，古埃及法老的王冠上常有蛇的小雕像。四，在柬埔寨的創世神

話上，蛇是族群的祖先（Roveda, 2003: 75-76）；亦即柬埔寨人藉由該國最元初最久遠的傳說，把自身當作巨蛇的後代子孫。

就在地知識或文化而言，巨蛇那伽很契合柬埔寨的民情或其對於天上人間的想像。一，那伽不只生存於水側、地面，也被想像為存在於天上（其身形又長又大又彎，猶如跨越天地的彩虹）、可在天空飛行、接引逝去的靈魂、通達另一個世界。二，那伽被想像為紅塵、神靈世界的一種界線或大橋，既可用於區別不同世界，又可連結不同世界。換言之，那伽可以被當成某地的邊界，同時又可引導凡人進入神聖之界域。三，那伽曾經在佛陀入定、未察覺暴漲之洪水時，以其能伸的身體將佛陀抬高，並以其能張開的七個頭為佛陀「撐傘」以護衛他。後來，那伽自願成為弟子，但不具人身無法剃髮，因此佛陀要那些即將剃度之弟子一起穿上類似鱗片的披衫，象徵那伽與大家一起參加剃度儀式，以滿那伽之心願。長期以來，東國受剃度之僧侶必須穿上那樣的披衫，象徵與那伽齊一步伐、世代守護教法（楊蔚齡，2022：156）。四，據筆者廿年的田野調查所見，那伽的形象普遍出現於柬埔寨具宗教性質的建築上，諸如大門、階梯、欄杆、柱頭、牆壁／壁畫、屋頂、橋樑及周邊位置上。以吳哥寺為例，其正門、最長的引道（位居中軸線）之欄杆、欄杆的親水階梯等等都有此雕像。甚至於東國當代的墓園邊界也常可見那伽的雕像，其被再現為身體細長、圍繞整個建築。

應說明的是，本文所述的污名化言論多屬過去。除當今中國之外，西洋學界大都已放下幾百年來的立場，轉而以誠實的態度認真面對吳哥文明。例如，過去世上進行柬埔寨研究的，多是法國學者，因為法國是柬埔寨的殖民宗主國，前往東國的學者一則本身難免有近現代歐洲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心態（或殖民者的傲慢），二則宗教上難免有對於多神信仰的拒斥感（法國人多為一神論者），三則文化上難免有對於在地神像的否定（指其為偶像崇拜），於是對吳哥文明發出污名化之評論。但西洋人在長期進行學術研究、愈來愈深入在地脈絡、越來越理解在地知識，尤其是在 20 世紀歷經歐洲發動的兩次大戰之後學著謙虛反思，於是其對吳哥文明的負面評語大量減少。

肆、結語

吳哥帝國所創造的、極其可觀的藝術遺產，如吳哥寺及其周邊遺址，已被列為聯合國的世界遺產；然而，它們卻在 20 世紀中葉之前長期受到中國及歐洲的污名化。例如，中國人常以為吳哥寺是春秋時代的公輸子跨海指導、情義相挺所營造的，而歐洲人則曾經懷疑那是移居東方的猶太人所建的，甚至說吳哥寺不是地球上的人類所造的；又如，中國及歐洲以「神秘、多頭之蛇、謎樣」之標籤反覆貼在它們身上，認為其既神秘莫測，又崇拜怪異之神靈，建築物上滿是令人訝異驚恐的大臉孔；又說，其在 15 世紀後被世界遺忘，連其後代子孫也全然不知有此遺址，都要拜歐洲人冒著生命危險、跨洲航行、遠道而至之賜，才使埋沒在柬埔寨叢林裡的寶藏被「發現」。

實際上，吳哥既不怪異也不神秘，其建築雕刻也非外星人所為。那些作品是千百年前的柬埔寨先人以一刀一斧、一石一板、聚沙成塔、積少成多的方式，長年累月、合力完成的。吳哥的遺址並未被其後世昆裔徹底遺棄，也不是被近代的歐洲人由叢林裡「發現」的。只是長期以來某些編寫者或作者們予以誤解或不求甚解。這些可能源於發言者的偏見、歧視、所處時空，及其本身的自我優越感。

上述的污名化言論，有其時空背景。中國的言論（尤其是古代的文獻），塑造於中華帝國「上國天朝」的心態或霸權下，因為其把周邊國家視為階序較低者或他者。而歐洲的言論，大抵起於「地理大發現」、「大航海時代」之時，也就是型塑於歐洲（尤其西歐）往海外擴張、開始掠奪及殖民的時空中，其對當時所撞見的外地文明之成就感到陌生，並予以歧視。

如果換位思考，則上述各個名詞都應該大幅改寫。也就是說，目前盛行於世、甚至可能是我們所熟知的名詞，如「地理大發現」，實際上是偏頗、站在特定立場而鑄造的。具體來說，以歐洲中心論為立場的觀點會認為，從 15 世紀末起「人類」開啓了前所未見的「大航海時代」、締造了「地理大發現」，拓展了「新大陸」；然而，這些空前的「偉大創舉或壯舉」帶給各地原住族群的，經常是身心的傷害、恐懼、痛苦、被染疫、被佔領、被

殖民、被剝削，以及死亡。對亞、非、拉丁美洲而言，「大發現之歷史」可說是「大侵略之歷史」。本文所談的對於古文明之污名化，可以放在這樣的脈絡下觀察。

所幸，世上對於吳哥文明的評論，整體而言是漸趨正向的，雖然其歷程並非直線進展，其步伐也不迅速。歐洲人已從幾世紀前乍見吳哥時的驚訝、懷疑、無法置信，慢慢轉為心平氣和地面對，並以大隊接力、群策群力的方式進行研究，一步一步去認識及瞭解吳哥，在 20 世紀中葉之後轉為肯定、稱許。中國所留下的古文資料較多，但基本上在「天朝」眼裡的吳哥建築雕刻，是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的；相對來說，中國近代有關的學術研究及實地考察較少，並且當代對於吳哥文明仍有污名化之情況。

本文解析中國及歐洲對吳哥的建築雕刻之污名化，及其形成之時空背景，並進一步說明吳哥的建築雕刻之意涵。吳哥帝王擷取古印度的宇宙觀，作為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論述雖然源自印度，但曾被吳哥帝王修改，用於適應在地之治理。在修改後的論述中，帝王宣稱自身與神明之間具有強大的連結，或是神明在地上的代理者，歷代帝王也常自比某特定神明、來自宇宙中心。根據這套論述，各朝帝王廣建寺廟、多造雕像；藉由那些寺廟，帝王把宇宙中心、天上宮殿等概念落實於地面上，而眾多寺廟裡的神像就等同於帝王雕像。因此，那些恢弘高大的寺廟建築是用以呈現其宇宙觀，那些精緻的神像常用以崇拜神明及各個帝王。簡言之，吳哥的眾多寺廟及雕像，可說是該國帝王為統治國家而造的。以上是簡要地對吳哥的建築雕刻去污名化。

現在，污名化的言論已經被大幅揚棄，但此事不宜就此結束、完全忘記。柬埔寨人能說，這段為時長達數百年被污名化的歷史，可予以寬恕，但不要忘記；畢竟柬埔寨人是負面評論的受害者，其國家民族最核心的藝術遺產和精神象徵遭到外人的污名化，他們因而飽受傷害，心靈佈滿創痕。他們對此寬恕，不只是諒解或饒了外人，也是揮別長久以來的陰霾、放掉那惱人的晦暗漩渦，並療癒自己，不再被外人駕馭。對柬埔寨以外的人而言，這段歷史可以被寬恕，但是不應該就此遺忘（Forgiven but not forgotten）；因為幾個世紀的污名化評論，已經持續以白紙黑字的具體形式

大量付梓了，即使現在予以刪除或焚燒，但依然不能從歷史的雲端裡刪光抹淨。早年的傷害已然造成，現在能做的是虛心反思事情何以至此，從裡面學到寶貴一課，用心面對該國所遺留的文物，如實理解柬埔寨人想要的吳哥文明，讓在地知識為世人所知，而非盲目跟隨或再製某些人對其所發的污名化評論。

參考文獻

- 永積昭，1977。《東南アジアの歴史》。東京：講談社。
- 石澤良昭，2000。《アンコール・ワットへの道》。東京：JTB。
- 石澤良昭（林佩欣譯），2018（2009）。《亦近亦遠的東南亞：夾在中印之間，非線性發展的多文明世界》（東南アジア：多文明世界の発見）。台北：八旗文化出版。
- 伊東照司，1993。《アンコール・ワット》。東京：山川出版。
- 伽梵達摩（譯），1924-1933（唐朝）。《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收於《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20。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 吳佩殊，2006 年 7 月。〈日本對東南亞各國 ODA 實施概況〉《亞太研究通訊》4 期，頁 110-33。
- 孟子，1976（春秋）。《孟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范曄，1976（劉宋）。《後漢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周去非，1999（南宋）。《嶺外代答》。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 夏鼐，2000。《真臘風土記校注》。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 張玉安（編），1999。《東方神話傳說：東南亞古代神話傳說》（上）。中國北京：北京大學。
- 張蘊之，2019。《吳哥深度導覽：神廟建築、神話傳說、藝術解析完整版》。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 黃省曾，2000（明朝）。《西洋朝貢典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 賀聖達，2011。《東南亞文化發展史》。中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壹讀，2020。〈吳哥窟是誰建造的？又是怎麼建造的？法國考古學家最終解開謎題〉（<https://read01.com/zh-tw/J8k706z.html#.ZHxmV-xBxgE>）（2023/5/29）。
- 楊武泉（校注），1999。《嶺外代答校注》。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 楊博文（校釋），2000。《諸蕃志校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 楊蔚齡，2022。《柬埔寨僧院之教育扶貧及社會參與》博士論文。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 新唐人電視台，2021。〈神祕瑪雅金字塔驚現「異象」背後真相直指外星文明？〉（<https://www.ntdtv.com/b5/2021/05/23/a103125981.html>）（2023/5/29）。
- 墨子，1976（春秋）。《墨子》。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謝方（校注），2000。《西洋朝貢典錄校注》。中國北京：中華書局。
- 藍凡文化工作室，2002。《七頭蛇與神祕吳哥》。中國北京：上海文化出版社。

- 嚴智宏，2006 年 12 月。〈兩座寺廟，兩種記憶：泰國披邁寺與高棉吳哥窟〉《史物論壇》3 期，頁 35-66。
- 嚴智宏，2017。〈吳哥窟的藝術：建築與雕刻〉《覺風三十 亞藝營歷屆精粹文選》，頁 175-84。台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
- Bouillevaux, Charles-Emile. 1858. *Voyage dans l'Indo-Chine 1848-1856*. Paris: Victor Palme.
- Bouillevaux, Charles-Emile. 1874. *L'Annam et le Cambodge, Voyages et notices historiques*. Paris: Victor Palmé.
- Briggs, Lawrence Palmer. 1999 (1951).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 Bangkok: White Lotus.
- Bunker, Emma C., and Douglas Latchford. 2004. *Adoration and Glory: The Golden Age of Khmer Art*.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 Chandler, David P. 2008. *A History of Cambodi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Coedes, George. 1963. *Angkor: An Introduc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edes, George. 1968.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trans. by Sue Brown Cow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oedes, George. 1975. *Angkor: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Emily Floyd Gardine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gens, Bruno. 1995. *Angkor: Heart of an Asian Empire*. London: Thames & Hudson.
- Eberhardt, Jennifer Lynn. 2019. *Biased: Uncovering the Hidden Prejudice that Shape What We See, Think and Do*. New York: Viking.
- Elgood, Heather. 1999. *Hinduism and the Religious Arts*. London: Cassell.
- Falser, Michael. 2020. *Angkor Wat: A Transcultural History of Heritage*. Berlin: De Gruyter.
- Giteau, Madeleine. 1996. "Cambodia, §III, 4: Bayon style (c.1181-c.1220)," in Jane Turner, ed. *The Dictionary of Art*, Vol. 5, pp. 495-500. London: Macmillan.
- Glancey, Jonathan. 2017. "The Surprising Discovery at Angkor Wat." *BBC*, March 14 (<https://www.bbc.com/culture/article/20170309-the-mystery-of-angkor-wat>) (2023/5/14)
- Guardian, The*. 2007. "Seven Alternative Wonders of the World." March 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travel/gallery/2007/mar/24/wonders.angkorwat.moais.tatues>) (2023/5/14)

- Higham, Charles. 2001.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acoby, A., D. Snape, and G. Baker. 2005. "Epileps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 Stigma of a Chronic Neurological Disorder." *Lancet Neurology*, Vol. 4, No. 3, pp. 171-78.
- Jacques, Claude. 1999. *Ancient Angkor*. Bangkok: River Books.
- Joe. 2016. "Angkor Wat, Siem Reap, Cambodia – Ancient Aliens?" Tru Travels, June 6 (<https://www.trutravels.com/angkor-wat>) (2023/5/14)
- Keen, Benjamin. 1990. *The Aztec Image in Western Though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Kloetzli, W. Randolph. 1987. "Cosmology: Hind and Jain Cosmology," in Mircea Eliade, and Charles J. Adams,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 4, pp. 107-13. New York: Macmillan.
- Loti, Pierre. 1902. *Siam*, trans. by W. P. Baines. London: T. Werner Laurie.
- Mouhot, Henri. 1864. *Travels in the Central Parts of Indo-China (Siam), Cambodia, and Laos, during the years 1858, 1859, and 1860*. London: John Murray.
- Myths Encyclopedia*. 2023. "Serpents and Snakes." (<http://www.mythenyclopedia.com/Sa-Sp/Serpents-and-Snakes.html>) (2023/5/14)
- Pelliot, Paul. 1997 (1902). *Mémo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 de Tcheou Ta-Kouan*.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 Remusat, Jean-Pierre Abel. 1819. *Description Du Royaume De Camboge, Par Un Voyageur Chinois Qui a Visité Cette Contrée À La Fin Du XIII E Siècle*. Paris: Imprimerie de J. Smith.
- Roveda, Vittorio. 2003. *Khmer Mythology: Secrets of Angkor*. Bangkok: River Books.
- Rooney, Dawn F. 2001. *Angkor Observed*. Bangkok: Orchid Press.
- Sharer, Robert J., and Loa P. Traxler. 2006. *The Ancient Maya*, 6th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Michael E. 2008. *Aztec City-State Capital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Tarling, Nicholas. 199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23. "Angkor." (<https://whc.unesco.org/en/list/668>) (2023/5/14)

Stigmatization and De-stigmatization of Angkor's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s

Chih-hung Y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Puli, Nantou, TAIWAN*

Abstract

The Angkorian Empire created som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s, and Angkor Wat together with its surrounding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UNESCO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However, over the centuries, they were often belittled by the Chinese, and in modern times by the Europeans, as mysterious, unimaginable, full of unknowable enigmas, forgotten by the world after the 15th century, “discovered” in the jungle and brought to light thanks to the Europeans in the 16th century.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above-mentioned prejudice and stigmatization of Angkor, pointing out that they originate from the Chinese hegemony's depreciation of neighboring peoples, and the doubts and denials of modern “Eurocentrism” towards the other civilizations. This essay further de-stigmatizes Angkor, explaining that the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s of Angkor were made by the emperors in order to rule the country; i.e., the huge and magnificent buildings were used to represent their views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exquisite and delicate sculptures were used to worship the gods and emperors. The stigmatization has been improved considerably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in this country, so this essay can serve as a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Cambodia, Khmer, Angkor, stigmatization, de-stigmatization